



册府元龜

卷之八百六十九
至七十二



13
849
283



43
849
283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一十九

明筭 明地理 圖畫 博奕

明筭

自隸首作籌容成造曆後之學者不絕英華或妙盡
其能或畧窮其理忘寢廢食精驚心游耳不聞於雷
霆行或墜於坎窞嘗齟齬而耽味射隱伏以冥符小

則括毫釐之形大則周天地之數聊屈指而洞明運
筭筋而無爽若非苦志名山尋師遠道則何以臻此
哉

隸首作算黃帝時人善算

漢張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算律曆故令蒼以
列侯居相府主領郡國上計者

許商為博士治尚書為算能度功用嘗著五行論曆

藝文志有許商算術二十
六卷杜忠算術十六卷

後漢馬勤為司徒八歲善計計算術也

系弘羊武帝時以計算幸年十三為侍中

耿壽昌宣帝時為大司農丞以善算為算工得幸於
帝

張衡字平子為尚書循致思於天文陰陽曆算

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真學算

鄭玄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春秋三

統曆九章算術三統曆劉歆所撰九章算術周公作
凡有九篇方田一粟布二差分三少

廣四均輸五方程序六傍
要七盈不足八鈞股九又因盧植事焉融融素貴玄

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

算乃召見玄因質諸疑義後徵大司農不起

魏王粲字仲宣為侍中性善算作算術畧盡其理

吳顧譚爲左節度每省簿書未嘗下筭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

趙達明筭術事太帝帝令達筭作天子之後當復幾年達曰高祖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帝大喜左右稱萬歲果如達言黃武三年魏文帝在廣陵太帝令達筭之曰曹丕走矣雖然吳衰庚子歲帝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曰五十八年帝曰今日之憂不暇及遠此子孫事也達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効或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殺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人取

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爲之具食畢謂之曰倉卒乏酒又無佳肴無以叙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橫之乃言鄉東壁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適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効如此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筭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達又閒居無爲引筭自較乃嘆曰吾筭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効聞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筭言向者謬誤耳尙未也後如期死

太帝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無所得法術絕焉

宋闕康之字伯愉河東陽人世居京口寓居南平昌少而篤學筭術妙盡其能太宗詔徵不起

祖冲之爲長水較尉又時善筭注九章造綴術數十篇

後魏安豐王猛子延明爲尚書右僕射以河澗人信都芳工筭術引之在館共撰古今樂事九章十二圖

高允爲太嘗明筭法爲筭術三卷
殷紹長樂人少聰敏好陰陽術數游學諸方達九章

七曜太武時爲筭生博士太安四年夏上四序堪輿表曰臣以姚氏之世行樂伊川時遇游遁大儒成公與從求九章要術與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與時將臣南到陽翟九岸崑沙門釋曇影聞與卽北還臣獨留住依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見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爲臣聞述九章數家雜要披釋章次意况大旨又演隱審五臟六府心髓血脉商功大筭端部變化玄象上圭周髀練精銳思蘊習四年從穆所聞粗皆髣髴穆等仁矜特垂憂愍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黃帝四序經文三

十六卷各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之本其
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第二仲
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叔序
九卷八十一章明日辰宿會相生爲表裏第四季序
九卷八十一章具釋六甲刑禰禮德以此經文傳授
於臣山神禁嚴不得賣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居
險難無以自供不堪窮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
維鶉火月呂林鍾景氣鬱盛感物懷歸奉辭影等自
爾至今二十五載歷觀時俗堪輿入會經世已久傳
寫謬誤吉凶禁忌不能備悉或考良日而值惡會舉

吉用凶多逢殃咎又史遷郝振中古大儒亦各撰注
流行於世配會大小序述陰陽依如本經猶有所缺
臣前在東宮以狀奏聞被景穆皇帝聖詔勅臣撰錄
集其要最仰奉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
畧當世所須吉凶舉動集成一卷上自天子下至庶
人又貴賤階級尊卑差別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
內呈先帝晏駕臣時狼狽幾至不測停廢以來經繇
八載思欲上聞莫能自徹加年度齒頹餘齡日暮每
懼殞殞顛仆溝壑先帝遺忠不得宣行夙夜悲憤理
難違匿依先撰錄奏謹以上聞請付中祕通儒達士

定其得失事若可施乞卽班用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

北齊許遵明易善算高祖引爲館客後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算來吾筮此在夫何時當死遂布筮滿牀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遵果以九月死信都芳河澗人少明算術爲州里所稱每精研究忘寢與食或墜坑坎嘗語人云算之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初爲魏安豐王延明所館延明家有羣書欲抄集五經算事爲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爲樂書又聚渾天歌器地動銅烏

候風諸圖爲器准並令芳算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芳注重差勾股撰史宗仍自注之合數十卷

隋蕭吉字文休爲上儀同博學多通猶精陰陽算術劉炫爲旅騎尉撰算術一卷行於世

唐傅仁均爲太史令善歷算

李淳風爲太史令猶明天文曆算陰陽之學與算學博士梁永太學助教王真儒等注釋五曹孫子等十部算經分二十卷顯慶元年左僕射于志寧等奏之付國學行用

僧一行姓張氏公謹之孫也初求訪師資以窮大衍

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門有流水一行於門屏間闢院僧於庭布筭聲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來吾筭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也卽除一筭又謂曰門前水當却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趨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而門前水果却西流

明地理

夫天地幽微土圭銅渾以測之陰陽變化累黍吹管以候之故知律呂之本軒聖攸明卜筮之書秦虐不毀然則識地理授天時不可謂誣矣卜其宅兆則預

辨吉凶相之居第則先言倚伏是知窀青烏之術善靈蔡之占其來久矣

楊里子爲秦相卒塋於渭南章臺之東日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西武庫正直其墓

後漢袁安明帝建初八年遷太僕初父沒母使安訪求塋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塋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塋於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

管輅少帝正始九年舉秀才隨軍西行過母丘儉墓

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間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戶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輅仕至少府丞

晉羊祜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因墮馬折臂位至三公

魏舒字陽元少孤爲外家寧氏所養寧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

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久乃孺居舒後果貴位至司徒

陶侃徵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崗見一牛眠出汗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相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周訪父死葬焉果爲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年如其所言侃位至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荆江二州刺史司馬

郭璞遷尚書郎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

許步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璞又嘗爲人塋明帝徵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塋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塋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日出天子耶答曰能致天子問矣帝甚異之張裕曾祖澄當塋父璞爲占墓地日塋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較而累世貴顯澄乃塋其劣處位至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遂昌

韓支字景先廬江舒人能圖宅相冢位至廣武將軍宋孔恭妙善占墓高祖徵時塋皇考墓在丹徒之候山其地秦史所謂曲阿丹徒間有天子氣者也帝嘗與恭經墓歎之曰此墓何如孔恭曰非嘗地也帝繇是益自負

南齊荀伯玉爲散騎嘗侍南濮陽太守因事伏法初善相墓者見伯玉家墓謂其父曰當出暴貴而不久也伯玉後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時年五十一柳世隆爲左光祿大夫侍中曉術數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嘗坐一處及卒墓正取其坐處焉

陳吳明徹父樹仕梁爲右將軍明徹年四十感墳塋

未備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
 白馬逐鹿者來經墳所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
 時果有此應明徹即樹之最小子也明徹仕至司空
 唐僧泓者黃州人善葬法每行視山原即為之圖張
 說深重之晉王建立遼州人有先人之墳在於榆社
 有崗重覆松榆藹然占者云後必出公侯故建立歷
 青鄆潞數鎮同平章事故建立生自為墓恐子孫之
 有易也子守恩再歷方鎮後為西京留守

圖畫

古者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受之以昭瑞命則圖畫之
 作肇於此矣故周禮垂設色之文仲尼有後素之說
 雖曰藝成而下亦乃道在其中者焉乃有思及杳冥
 工倂造化得詔形似之旨加之氣韻之妙觸類而長
 其徒實繁用能闡幽洞微窮神知變眇觀載籍代有
 其人論而次之式示於後

史皇作圖

史皇黃帝臣也
圖謂畫物像也

敬君齊在率也齊起九重之臺國中
 有能畫者賜之錢敬君嘗饑寒其妻
 端正敬君工畫臺去家日久思念其
 婦遂畫其像向之喜笑

魏徐邈善畫作走水獺標於水濱郡
 獺集焉邈位至

司空

吳曹丕興善畫太帝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御帝以為生蠅舉手彈之

木志無官

晉王獻之工草隸善丹青桓温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駝犂牛甚妙位至中書令

顧愷之字長康猶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為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或數年不點日精人間其故答曰四體妍媸本無缺少於妙處傳神寫炤正在阿堵中嘗說一隣女桃之弟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

情女從之遂密去其針而愈愷之每重稽康四言詩為之圖嘗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像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為謝鯤像在石嵒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愷之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恠色

晉義熙初師子國獻玉像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在瓦棺寺先有微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長康畫維摩詰諸圖世人謂之三絕

南齊何戢建元初爲左將軍吳興太守時高帝頗好畫戢有宋孝武所賜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時陸探微皆能畫歎其巧絕戢因王晏獻之帝令晏厚酬其意

宋測不就徵辟善畫白圖阮籍遇蕪門於行障上坐卧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爲妙作

毛惠遠滎陽人善畫馬劉瑱彭城人善畫婦人當世

俱爲第一

殷蒨陳郡人劉瑱妹爲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錮疾醫所不療蒨善寫人與貞不別瑱令蒨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炤鏡狀如欲偶瑱乃密使媪示妃妃視畫竟仍唾之因罵云故宜其蚤死於是恩情卽歇病亦除瘥此姬亦被廢苦因卽以此畫焚之

陳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宣成王爲揚州刺史野王及瑯琊王褒並爲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好丹青善圖寫王於東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

贊時人稱為二絕

陸探微吳人仗曼容素美風彩高祖嘗以方穉叔夜使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宗測優游齊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

張繇吳人丹青之巧冠絕一時高祖於光宅寺造諸堂殿并瑞像周迴閣等窮於輪奐其圖諸經變並繇運手

後魏蔣少游假散騎嘗侍與通直散騎嘗侍李彪使齊齊延昌師主顧元吉言於齊武帝曰臣知少游有班倕之功今來必令模寫祖掖未可令反帝不從少

游果圖畫而歸

北齊廣寧王孝珩嘗於廳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為真又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

蕭放性好文詠頗善丹青因此在宮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屏風等雜物見之遂被眷官至散騎嘗侍

唐闢立本頗好學而以善畫知名猶工寫真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煙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跡也時人咸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花池中

令寫之閣下傳呼云畫師闕立本到立本時爲主爵
郎中奔走流汗俛伏池側手持丹粉瞻望坐賓深爲
愧赧退而誡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牆面緣情染
翰頰及儕流惟以丹青見知躬厠役之務辱莫大焉
汝宜深誠勿習此末伎也然立本性之所好欲罷不
能也

薛稷善畫博採古跡睿宗在藩留意於小學稷於是
特見招引位至中書侍郎叅知政事

王維妙於繪事筆蹤措思參於造化然創意經圖或
有所缺至於雲峯石色絕跡天機非衆工之所及也

人有奏樂圖者不知其名維視之曰霓裳第三疊第
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誤咸服其精思
官至右丞

韓滉尤工書兼善丹青以繪事非急務自晦其能未
嘗傳之位至簡較左僕射平章事

博奕

仲尼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
賢乎已蓋博奕之所從來久矣乃有專精厥藝獨善
其事積日以臻乎妙用志以幾於神或以資豪舉之
氣或以助閒宴之適流風雅尚清言高韻於是乎出

焉其或篤於好尚遂成沉痾廢事棄業怠政墮官此昔人所以著論而致譏勤於垂誠者也

井公邠人周穆王北入邠邠鄭與井公博三日而決

井公疑其賢人而隱者故王就博

奕秋齊人通國之善奕者

荆軻燕人與魯勾踐博爭道勾踐怒而叱之軻默而

逃

漢劇孟雒陽人好博多少年之戲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博之類不用簡但行象散格音各行五相各依言各

陳遵祖父遂宣帝微時與之有故相遂博奕數負進

及帝即位稍遷至太原太守賜璽書曰制詔太原太

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

後漢梁冀為大將軍能彈碁藝經曰彈碁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

相當更先彈也格五格五碁也碁行碁相碁謂之碁其局以右為之格五碁經曰碁有四塞白乘五是也

五至即格不得行六博楚詞曰琬蔽象棋有六博注故謂之格五也云投六著行六碁故云六博

鮑宏博經日用十二碁六碁白六碁黑所擲頭謂之變變有五采刻為一畫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

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意錢之戲一日射意又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日射敷即擲

也錢魏子山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碁太祖皆與埒能

王粲觀人圍棋局壞粲爲覆之棋者不信以杷蓋局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較不誤一道位至侍中

孔晷住便妍曉博奕太祖愛之每在左右

杜畿與衛固少相侮狎共博爭道位至尚書僕射

吳巖武字子卿衛尉峻再從子也圍棋莫與爲輩謂之人絕

蔡穎在太子和東宮侍從性好博奕太子以爲無益命中庶子韋曜著博奕論以諷之

晉王質入山斫木見二童圍棋坐觀之及起斧柯已

翻

賈謐嘗侍愍懷太子奕碁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位至侍中

王導爲丞相嘗與其子悅奕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爾耶

祖納爲軍諮祭酒好奕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碁納曰我亦忘憂耳

周顛字伯仁爲王敦所殺敦坐有一叅軍樗蒲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

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良清茶外白之甚數簡方圍碁長阮簡爲開封令縣有劫賊外白之甚數簡方圍碁長

嘯吏云劫悉簡曰局上劫亦急其高率如此
陶侃爲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見諸叅佐戒以談戲
廢事乃取其樗蒲博具投於江曰樗蒲者牧猪奴戲
耳
謝混女夫殷叡好樗蒲奪其姝姑物以還戲債爲大
將軍王敦長史

王恬多技藝與江霖俱善奕棋爲中興第一終會稽
內史

謝安爲衛將軍苻堅率衆次於淮淝京師震恐謝玄
人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

不敢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
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嘗碁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
敵手而又不勝玄等旣破堅有捷書至安方對客圍
碁看書旣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

袁耽字彥道桓温少時游於博徒資產俱盡尙有負
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
以告焉耽畧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温與債主戲
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辨
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
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否其通脫若此官至

建威將軍歷陽太守

葛洪寡玩好見人博戲曾不目盼乃至不知碁局道樗蒲齒名以為句容令

王獻之年數歲嘗觀門生樗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日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位至中書令

桓玄強與人博奕取其田宅

又云桓玄見人好園宅悉欲取之乃以樗博而賭

劉毅嘗於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宋高祖及毅在後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虛不事此耳高祖惡之

因按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篋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高祖厲聲喝之即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毅後為衛將軍荊州刺史以叛誅

宋顏延之初仕晉為鎮東司馬坐圍碁免官

徐羨之頗工奕棋觀戲嘗若未解以為司徒

何承天素好奕棋頗用廢事太祖賜以局子承天奉表陳謝上答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耶承天官至御史中丞

臧質善蒲博意錢之戲官至車騎將軍江州刺史

王景文為右衛將軍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蒲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

范景達善彈棋居晉平王休祐左右
羊玄保善奕棋棋品第三太祖與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謝弘微性無愠色末年與友人圍棋友人西南碁有死勢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為侍中吏部尚書王弘字休元瑯邪臨沂人也少時嘗樗蒲公城子野舍及後位太保中書監有人就弘求勝辭頗切此

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為答曰不審公城子野舍何在弘默然

何尚之為侍中中書令雅好碁吳郡褚裔年七歲便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而褚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褚應從誅尚之請曰褚奕棋之妙超古冠今魏肇犯令以材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藝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
又云尚之少好樗蒲既長而折節蹈道

孟靈休善彈棋官至祕書監
南齊蕭惠基為給事中當時能棋人瑯邪王杭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赤松思速善

於大行思庄戲遲巧於鬪碁太祖使思庄與杭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帝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杭睡於局後寢思庄達曉不寐世或云思庄所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也杭思庄並至給事中永明中勅杭品碁竟陵王子良使惠碁掌其事

江敷爲祕書監領晉安王師敷圍碁第五品爲朝貴中最

沈文季猶善塞及彈碁塞用五子官至平東將軍會稽太守

梁王瞻爲侍中領驃騎將軍於碁猶善高祖每稱瞻

有三術射碁酒也

柳惲善奕棋鵲每勅侍坐仍令定棋譜第其優劣官

至吳興太守

李安民擊鵲尾城有功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樗蒲官賭安民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民少時貧窶有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果驗

陳司馬申有風槩年十四便善奕棋嘗隨父候吏部尚書到仲舉時梁州刺史陰子春領軍朱异在焉子春素知申卽於坐所呼與爲對申每有妙思异觀而

奇之因引申游處後卒為右衛將軍散騎嘗侍

陸瓊父雲公仕梁為給事中黃門侍郎掌著作大同

末雲公受梁武帝詔較定碁品到漑朱异以下並集

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繇是京師號曰神童

後魏有范甯兒者善圍棋與李彪使齊齊武令江南

上品王杭與甯兒制勝而還

高光浮陽人善樗蒲

李幼序趙國人及雒陽丘何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

近人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將殺之弟從獄中為

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宣武以後大盛於時

游肇為侍中性廉謙不競撰儒碁以表其志

甄琛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棋棄日乃志通夜不

止有蒼頭嘗令秉燭或睡即加杖奴不勝楚痛乃白

琛曰郎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為讀書執燭不敢

暫離乃以圍棋日夜不息豈後周薛端為尚書右丞掌選事梁主蕭譽曾獻瑪瑙

鐘太祖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樗蒲頭得盧者便與鐘

已經數人不得頃至端乃執樗蒲頭而言曰非為此

鐘可貴但思露其誠耳便擲之五子皆黑帝大悅即

以賜之

王思政為中軍大將軍從魏孝武西遷時太祖執跋

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太祖曾
在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錦綉及雜綾絹命諸將樗蒲
取之物既盡帝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徧擲先得盧
者與之次至思政乃歛容自誓一坐盡驚卽拔佩刀
膝上苟不成盧將自殺拊髀擲之帝方令止已爲盧
矣乃拜而受賜

唐王叔文貞元末以棋待詔翰林順宗在東宮叔文
嘗侍棋

王倚善奕寶曆初爲待詔

張賈自鴻臚卿出爲衢州刺史文宗顧謂賈曰聞卿
大善長行賈知帝不立博遂自解說乃曰公事之餘
聊與賓客爲戲非有所好也帝曰豈謂好之而不妨
事也

顧師言爲棋待詔大中八年日本國遣王子來朝王
子善圍棋宣帝令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如楸
玉局冷暖玉棋子時王子至三十三下師言懼辱君
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亦凝目縮臂數四敬服
不勝回謂禮賓曰此第幾手也禮賓詭曰第三手共
實第一手也王子曰願見第一禮賓曰勝第三可見
第二勝第二可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

子撫局歎曰小國之一不敵大國之三信矣

晉房知温兗州瑕丘人初鎮將牛存節屯於郡好博博每求辨彩者知温以善博見推因得侍左右卒為青州節度使

鄭雲叟隱居華山好棋塞之戲遇同侶則以晝繼夜雖朔風大雪亦臨簷對局手足皸裂亦無倦焉欠成中徵右拾遺不起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四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三十

救忠

夫患難相死謂之至行緩急時有載之前言然而士之處世豈嘗其遇或遘難虞之會或罹困阨之辱禍不旋踵危若綴旒秉志雖直而莫申臨難無苟而曷訴乃有扶義侷儻以自任繇衷感激而克壯畫策微

婉以救其死挺身赴蹈以脫其急以至抗封踰以論
解伏軒陛以固爭卒能消赫斯之怒全蕞爾之質茲
所謂濡足拯溺焦頭救焚得以謂之仁矣

周因天事西伯殷紂信崇侯虎之譖而囚西伯閔天
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女馬有熊九駟
他物奇恠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乃悅曰此一
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
使西伯得征伐

申叔展楚大夫楚伐蕭還無社與司馬卬言號申叔
展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卬也無社素無叔展故因卬呼之叔展曰有麥麴乎曰

無有山麴乎曰無

麥麴糶粟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

敢正言魚腹疾奈何

叔展言無樂濕藥將疾

曰日於宵井而極

無社意解欲人井故使叔展視虛廢井而求拯之

若為茅經哭井則已

叔展

又敘結茅以表井

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

焉號而出之

號哭也

祁奚晉大夫晉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其黨羊舌虎

虎叔向

囚叔向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

護其受囚而不能去

叔向曰與其死也若何

言離囚何若於死也

詩曰優

哉游哉聊以卒歲如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
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

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得行求救吾

子吾子不許謂不應出不拜謂不應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必

繇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

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

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晉侯問叔向之罪

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

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

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勳功也言聖哲有謨

功者常明信定安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鮮過有

諱勳也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

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鮒歎而

禹興言不父罪廢其子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太甲湯孫

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過而復之而無恨心言不以一怨妨大德管蔡為戮周

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

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

之其載入見公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

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為已

叔向晉大夫也齊陳無宇送女於晉謂無宇非鄉執

諸中都叔向言於晉侯曰彼何罪彼無宇君使公族逆

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

逆卑於送是

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

頗不平

且少姜有辭

謂請無字之辭

冬十月陳無宇歸

趙文子晉大夫也初號之會魯人食言楚令尹子圍

將以魯叔孫穆子爲戮

穆子名豹

樂王鮒求貨焉弗與趙

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尹有欲於楚少懦於諸侯諸

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其爲人也剛而尚寵若及

必弗避也子盍逃之不幸必及於子對曰豹也受命

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爲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若

逃魯必不免也是吾出而危之若爲諸侯戮者魯誅

盡矣必不加師請爲戮也夫戮於身實難自他及之

何害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心文子將請之於楚

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縱不

敢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爲盟主矣必殺叔豹文

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憂乎若皆卹國

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凌矣若是道也果可以教

訓何敗之有吾聞之曰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

位弗去亦不祥必免叔向固請於楚而免之

江上丈人莫知其名族也初伍員過於荆至江上欲

涉

涉渡見一丈人挾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

已絕江

絕過

問其名族

族姓

則不肯告解其劍以與之謂

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上獻丈人不肯受

曰荆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千鎰者子

胥吾尚不取周禮侯執圭言爵之為侯萬擔萬石金二十兩為鎰不取子胥以受此賞今

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為乎伍員遇於吳遇猶使人求

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曰祝江上之丈人

肝夷六國時人也齊魏約而伐楚魏以董慶為質於

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肝夷

為董慶謂田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

為魏將肉之於齊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

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赦董慶以善魏而疑

之於楚也

公子無忌魏昭王少子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

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

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

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

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

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

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

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

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

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謂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身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詞決而行侯生屏人間語曰羸聞晉鄙之兵符嘗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羸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

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兵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首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任重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兵勒兵下令軍中日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范痤故魏相也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

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涇因
 上屋騎危危棟上也使者曰與其以死涇市不如以生涇
 市有如涇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
 定割地然後殺涇魏王曰善涇因上書信陵君曰涇
 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涇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
 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漢項伯名纏項羽季父也為左尹沛公西入咸陽項
 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至沛公軍
 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
 亡去不義乃具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良曰

沛公誠欲背項王耶公曰鯀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

鯀七垢干垢二切鯀小人也

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

度能卻項王乎

卻丘畧切

沛公默然曰今為奈何良因邀

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為壽結婚姻令伯具告沛

公不敢背項王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項羽後解

見羽鴻門羽留沛公項羽亞父范增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中欲擊沛公項伯嘗屏蔽之

王陵沛人也從漢王定天下封安國侯初陽武人張

蒼秦時為御史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

各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休質

質錕也

身長大肥白如

瓠時陵見而恠其美乃言沛公赦勿斬陵位至太傅

朱家魯人也初高帝數為項籍將季布所窮項籍滅高帝購求布千金有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漢求急乃髡鉗置廣柳車中弁其家僮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職嘗也言此乃嘗道也一日職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帝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比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子胥伍員也荆即楚也子胥之文伍奢為平王所殺乃奔吳教吳伐楚平王以卒其後吳師之郢子胥掘平王之墓取屍鞭之三百也

若何不從容為帝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

其所乃許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

待謂侍於天子間謂務事之際帝

乃赦布

朱建封平原君惠帝時人或毀辟陽侯審食其惠帝

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慚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侯

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辭曰獄

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

高祖時則有籍孺孝

惠時有閎孺斯則二人皆各為孺而姓各別今此云閎籍孺誤刺籍字後人所妄加耳說曰君

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

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舍

怒以誅君何以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
辟陽侯太后大驩兩王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
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於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
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背已大怒及其成功
出之乃大驚呂太后殺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
至深辟陽侯於諸呂相親信為罪宜誅者至深也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
皆陸賈平原君之力也

郭舍人武帝時倖倡也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帝號
之曰太乳母後乳母家子孫奴縱橫暴長安中聞於
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處之於邊奏可乳

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
日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
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何不疾行陛下
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
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

公孫敖為驕郎武帝時衛青姊子夫得入宮幸帝皇
太后長公主女也陳皇后武帝始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
子夫幸有身妬之廼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建章宮中
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公孫敖與壯

士徙纂之逆取日纂故得不死

辛慶忌為左將軍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請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雲曰安昌侯張禹上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

王咸為博士弟子鮑宣為司隸坐大不敬不道下廷尉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又守闕上書宣遂

得減死一等髡鉗

後漢劉賜為光祿勳初任光者少忠厚為鄉里所愛

初為鄉嗇夫郡縣吏

續漢志曰三老游徼郡所置也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

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為役先復知人貧富為賦多少漢兵至宛軍人見光冠

服鮮明令解衣將殺而奪之會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之

鮑德為黃門侍郎初竇憲薦張林為尚書陳寵言其貪濁憲深恨寵既秉權乃白太后令典喪事欲因過責之德素敬寵說憲弟夏陽侯瓌曰陳寵奉事先帝深見納任故久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賞

而計幾微之故誠傷輔政容貸之德瓌亦好士深然
之故得出爲太山太守

鍾離意爲尚書僕射詔賜降胡子縑尚書案事誤以
十爲百明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答之意因入
叩頭曰過誤之失嘗人所容若以懈怠爲愆則臣位
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
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貫郎

張峻山陽人也前爲懷令章帝二貴人父宋楊峻友
人也貴人旣被譖自殺免楊歸本郡郡縣因事復捕
繫之峻與左馮翊同劉均等奔走解釋得以免罪

霍諡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爲諸生明經有人誣諡
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爲妄刊章文坐繫雒陽
詔獄掠拷困極諡時年十五奏記於商商高諡才志
卽爲奏原光罪諡繇是顯名後位廷尉

李篤東萊人也時山陽東部督郵張儉舉劾中嘗侍
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所爲不軌請誅之覽遏絕
章奏並不得通覽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
四人爲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流轉東萊止篤
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
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

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何如自傳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嘆息而去
賈彪爲新息長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較尉竇武尙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

何顒南陽人也屬黨事起變姓亾匿汝南間袁紹慕之與爲奔走之友是時黨事起天下多懼其難顒嘗私入雒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阨者爲求援救以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衆及黨錮解顒辟司空府

彭伯爲議郎時董卓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盧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伯諫卓曰盧尙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免植官而已
魏嘗林河內温人時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遣諸生於屬縣徵伺吏民罪負便收之考責錢穀贖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嚴林叔父搆客爲諸生所白匡

怒收治舉宗惶怖不知所責多少懼繫者不救林往見匡同縣胡母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臨吾鄙郡鄙郡表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擇用今主上幼冲賊臣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秋也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响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苟無恩德任失其人覆亡將至何暇輔翼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因說叔父見拘之意彪卽書責匡原林叔父林位至光祿大夫賈詡始藏人漢末爲郎疾病去官時獻帝旣東而李催來追司徒趙溫太嘗王偉衛尉周忠司隸榮邵皆

爲催所嫌欲殺之詡謂催曰此皆天子大臣卿奈何害之催乃止

孔融爲將作大匠時楊彪爲尚書令建安元年獻帝從東都幸許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公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宴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罷時袁術僭亂曹公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曹公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曹公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

得言不知耶今天下纓綬縉紳所以瞻仰明公仁智
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
內聽觀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
去不復朝矣曹公不得已遂理出彪

陳琳字孔彰廣陵人也初清河崔琰以琴書自娛表
紹聞而辟之及紹卒二子交爭爭欲得琰琰稱疾固
辭繇是獲罪幽於囹圄賴陰夔與琳營救得免仕至
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

張弘爲呂布刺姦陳登爲魏太祖先驅以討呂布時
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與求和同登
執意不撓進圍日急弘懼於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
登

鮮于輔爲度遼將軍時魏國初建徐邈爲少府書郎時
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沉醉較事趙達問以曹事邈
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輔進曰平日醉客
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
因得免刑

陳羣爲侍中領太祖東西曹掾時五官將文學劉廙
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羣言之太祖太祖曰廙名臣
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廙深德羣羣曰自明主之意

吾何知焉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晉宣帝爲布衣時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帝昭聞而步涉險邀生於滹澗之間止生生不肯昭泣與結誠生感其義乃止昭因與斫棗樹共盟而別昭雖有陰德於帝口中終不言人莫知之

蜀劉巴字子初曹公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畧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遠適交阯更姓爲張與交阯太守士燮計議不合乃繇犍犸道去爲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殺之主簿曰此非嘗人不可殺也

主簿請自送至州見益州牧劉璋璋父焉昔爲巴父祥所舉孝廉見巴驚喜每大事輒以諮訪

吳趙昱瑯琊人與張昭友善刺史陶謙舉昭茂才不應謙以爲輕已遂見拘執昱傾身營救方以得免華覈字永先吳郡人也初後主牧左國史侍中韋曜下獄將殺之覈連上疏救曜曰曜運值千載特蒙哀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內侍承答天問聖朝仁篤慎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勅曜曜愚惑不達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叙至行不彰實曜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悽悽見曜自少勤學

雖老不倦採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曜者李陵爲漢將軍兵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爲陵游說漢武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不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曜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體宜得曜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叙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

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叙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子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曜年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爲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後主不許

其寧字興霸初依黃祖祖不禮之祖都督蘓飛薦寧祖不用寧於是歸吳勸大帝取祖大帝遂授寧兵屯當口大帝破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蘓飛首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大帝爲諸將

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為大帝言飛疇昔舊恩
 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
 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大帝感其言謂曰今
 為君致之若走云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重生之
 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亾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
 大帝乃赦之

諸葛瑾字子瑜初為大帝中司馬大帝嘗舉孝廉吳
 郡太守朱治大帝舉將也大帝曾有以望之而素加
 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
 乞以意私自問遂於大帝前為書泛論物理因以已

心遙往忖度之畢以呈大帝大帝喜笑曰孤意解矣
 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耶大帝又恠較尉殷模
 罪至不測羣下多為之言大帝怒益甚與相反覆惟
 瑾默然大帝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
 等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携老弱披草萊歸
 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
 萬一至今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
 敢有言大帝聞之愴然乃曰特為君赦之又虞翻以
 狂直流徙惟瑾屢為之說翻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
 則天治物比蒙清論有以

劉基爲大司農大帝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
大帝欲殺之威怒甚盛繇基諫諍翻以得免

孫鄰領豫章太守召還爲統帳督時太嘗潘濬掌荆
州事重安長陳留舒燮有罪下獄濬嘗失燮意欲寘
之於法論者多爲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
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爲美談仲膺又有奉國舊恩今
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問
仲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燮於事何爲濬意卽解
燮用得濟

呂蒙爲左護軍虎威將軍屯陸口時虞翻以數犯顏
諫爭坐徙丹陽涇縣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
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也

兼狀醫治請以自割亦將因此今歸取錄也
新華坐於丹刻到其錄業圖原書不與其業以隨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二十一

救患第二

晉荀顛仕魏為侍中時曹爽專權何晏等欲害太嘗
傳暇顛營救得免

成都王穎武帝第十六子也陸機為殿中郎趙王倫
輔政引為相國參軍倫將篡位以為中書郎倫之誅

也齊王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爲
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穎爲吳王晏竝救理之得
減死徙邊遇赦而止

石崇爲太僕劉輿兄弟少時爲王愷所嫉愷召之宿
因欲坑之崇素與輿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
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進於後齋牽出同車而
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輿深德之

傅祗爲侍中時裴楷子瓚娶楊駿女及駿誅楷以姻
親收付廷尉賴祗救獲得免猶坐去官

孫談爲都官從事時江克爲愷懷太子洗馬及太子

廢處金墉賈石諷有司不聽官臣追送統與官臣言
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漣都官從事悉收統等
付河南雒陽秩付郡者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繫雒
陽者猶未釋琰說賈謚曰所以廢徙太子以爲惡故
爾東宮故臣冒罪拜辭涕泣路次不顧重辟乃更彰
太子之德不如釋之謚語雒陽令曹攄繇是皆免
蕭隆爲殿中將兵齊王問被誅初兵交問左司馬嵇
紹奔散赴宮前持弩在東閣下者將射之隆見紹姿
容長者疑非凡人趨前拔箭於此得免
崔岳字元嵩爲朝鮮令初劉曜有罪亡與曹恂奔於

劉綏綏匿之於書匱載送於王忠忠送之朝鮮歲餘
饑窘變姓名客爲縣卒岳見而異之推問所繇曜即
頭自管流涕求哀岳曰卿爲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
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間不可保也此縣
幽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爾
吾旣門衰無兄弟之累身有薄祐未見兒子卿猶吾
子弟也勿爲過憂大夫處身立世身歟授人娶欲
濟之而况君子乎給以衣服資供書傳曜遂從岳質
通疑滯思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命
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矣維之魁卿其人

矣曹恂維於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
郭陽爲將軍大安中并州饑亂石勒與諸小胡亡散
乃自鴈門還依寧丘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丘匿
之獲免勒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
言饑寒敬對之流涕以帶貨鬻食之并給以衣服勒
謂敬曰今者大饑不可守窮諸胡饑甚宐誘將冀州
就穀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闞
粹說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克軍實
騰使陽與張隆虜群胡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時年
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爲隆所毆辱敬先以勒屬陽及

兄子陽敬族兄也是以陽時每為解請道路饑病賴陽時而濟

裴楷為鎮南將軍初大康末汝南王亮被害亮子西陽縣公散騎嘗侍義時年八歲楷與之親姻竊之以逃一夜八遷故得免

秦璩與陳訓同鄉人也訓善占候會陳敏作亂遣弟宏為歷陽太守訓謂邑人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宏聞將斬之璩時為宏參軍乃說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也乃赦之

祖納為太子庶子齊王冏建議趙王倫收冏弟比

海王實及前皇門郎弘農董祚弟艾與冏俱起皆將害之納上疏救焉並見宥

石勒門幹鄧攸為郎時幹也

幹失名氏

永嘉末攸為河南

太守沒于勒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攸在營馳召將殺之攸至門門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致之勒重其辭乃命勿殺

錢舉吳興武康人也沈勁亦武康人也勁父克與王敦構送衆敗而逃為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舉匿之得免

郭舒為荊州別駕荊州士人宗厥嘗因酒忤刺史王

澄澄怒叱左右捧歛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人指其鼻炙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歛遂得免荀羨為徐州刺史監青州軍事又領衮州刺史鎮下邳羨自鎮來朝時蔡謨固讓司徒不起中軍將軍殷浩欲加大辟以問於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

桓冲溫弟也初朱綽兄憲及斌為西中郎袁真所殺綽從溫平壽陽時已死輒發棺戮尸溫怒將斬之冲苦請得免

嗣譙王尚之為驃騎諮議叅軍初王國寶之誅也散騎嘗侍劉鎭之彭城內史劉洸子徐州別駕徐放以同黨被收將加大辟尚之言於會稽王道子曰刑獄不可廣宐釋鎭之等道子以尚之昆季竝居列職每事伏焉乃從之

曇冰者沙門少王厥起兵為王恭所殺子華時年十二在軍中與厥相失隨曇冰逃竄時劉牢之搜簡覓華甚急曇冰使華提衣幘隨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冰呵罵云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眾乃不疑繇此得免

宋張榮爲右將軍王玄謨除王初張暢爲南譙王義
宣長史朝廷徵爲吏部尚書未行義宣反遂拘留之
及義宣敗於梁山暢爲軍人所掠衣服都盡遇玄謨
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遂掛玄謨上輿玄之甚不悅
諸將請殺之榮救之得免報送都下付廷尉見原
王誕爲司馬原顯驃騎長史元顯討玄玄欲悉誅桓
氏誕固陳相循等與玄志趣不同繇此得免循誅甥
也及玄得志誕將見誅循爲之陳請又言循等得免
之繇乃徙誕廣州

何尚之爲尚書左僕射及元凶劼弒立進位司空領
尚書令時三方興義將佐家在都者劼悉欲誅之尚
之誘說百端竝得全免

沈煥爲散騎郎元凶劼弒逆南郡王義宣起義劼收
義宣世子恢及弟棕懔恢繫於外令煥防守之煥密
有歸順意謂恢等禍福與諸郎同之願勿憂及臧質
自曰下上趨廣莫門劼令煥殺恢等煥乃解其桎率
所領數十人與恢等向廣莫門欲出門者拒之煥曰
臧公已至凶人走矣此司空諸郎竝能爲諸君得富
貴非徒免禍而已勿相留亦值質至因以得出
沈慶之爲建威將軍封始興公初申垣坐事將棄市

群臣爲之請莫能得將行刑慶之入帝抱垣慟哭曰卿無罪爲朝廷所枉誅我入帝亦當不久帝官以自孝武乃原生命繫尚方尋被宥復爲驍騎將軍又王玄謨爲寧朔將軍北征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及兵敗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王僧朗殷獻外曾祖也獻祖元素元加末坐染太祖事誅獻遺腹亦當從戮僧朗啓孝武救之得免南齊戴僧靜初沒于魏後叛還淮陰太祖撫蓄之嘗在左右僧靜於都載錦爲歐陽成所得繫兗州獄太

祖遣薛淵餽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酒既醉以刀刻械手自折鎖發屋而出歸太祖匿之齋內以其家貧年給穀千斛

王晏爲世祖領軍司馬中軍從事中郎初晏父曾曜爲沈攸之長史嘗慮攸之舉事不得還時王煥爲吏部轉曾曜爲內職深德之及煥爲丹陽尹而晏仕世祖府煥從弟蘊反世祖謂晏曰王煥宋家外戚王蘊親同逆黨旣其群從豈能無異意我欲具以啓聞晏叩頭曰王煥脩謹保無異志晏父母在都請以爲質世祖乃止

王儉爲侍中尙書令丹陽尹時江數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未拜門客通賊利世祖遣使檢覈數歲此客躬自引咎帝甚有怪色儉從容啓帝曰江數若能治郡此便是具美爾帝意乃釋

王廣之爲右衛將軍初李元履與王融游狎及王融誅鬱林勅元履隨廣之北征密令於北殺之廣之先爲元履父安人所厚又知元履無過甚擁護之會鬱林敗歿元履拜謝廣之曰二十二載父母之年自此已外吏人之賜也

梁徐勉爲尙書僕射沈約嘗侍宴值豫州獻粟徑寸寸高祖寄之問曰粟事多少與約各疏所臆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卽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勉固諫乃止

柳世隆爲郢州長史沈攸之舉兵圍郢城范雲爲攸之所得令送書入郢城內或欲誅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其違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

褚淵爲太宰初齊高帝受禪悉誅宋宗室近屬將及劉季連等淵素善季連固請乃免

侯子鑿侯景將也姚僧坦而相東王記室叅軍侯景

之亂逃歸吳興及兵大至乃被拘繫子鑒素聞其名
深相器遇因此獲免

後魏崔浩爲司徒初趙逸仕姚興歷中書侍郎爲興
將齊難軍司征赫連屈丐難收爲屈丐所虜拜著作
郎太武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爲此言
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浩進曰彼之謬述亦猶子雲
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宐容之大武乃止拜逸中書侍
郎

寇謙之嵩山道士也毛脩之初在雒敬事謙之脩之
爲宋武帝子義具司馬后沒魏時謙之爲大武所信
敬營護之故得不死遷於平城

胡叟初從宋益州刺史吉翰入蜀時蜀沙門法成鳩
集僧旅幾千人鑄夾六金像宋文帝惡其聚衆將加
大辟叟聞之卽赴丹陽啓申其美遂得免焉復還於
蜀法成惑之遺其珍物價值千餘疋叟謂法成曰緯
蕭何人能棄明珠吾以德請財何爲也無所受
北齊陳元康字長猷爲右丞初高祖葬后崔悽竊言
黃頴小兒堪當重任不崔暹外兄李慎以悽言告暹
暹啓文襄絕悽朝謁悽要拜道左帝發怒曰黃頴小
兒何足拜也於是鎖悽赴晉陽而訊之悽不伏暹引

邢子才爲證子才執無此言悽在禁與子才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子才出告悽子瞻云尊公意正應欲結姻於陳元康瞻有女乃許妻元康子求其父元康爲言之於帝曰崔悽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處言語便以殺之帝曰君免其性命猶當徙之遐裔元康曰悽若在邊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帝曰旣有季珪之罪還命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嘗讀崔琰傳進恨魏武不弘悽若在所作而殞後世豈道公不殺也帝曰朕則奈何元康曰崔悽合死朝野莫不知之公誠能以寬濟猛特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

乃舍之悽進謁奉謝帝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卿名作黃領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

和雒興爲葛榮下都督時溫子昇爲廣陽王深東北道行臺郎中深軍敗子深爲葛榮所得雒興與子昇舊識以數十騎潛送子昇得達冀州還京李楷執其手口卿今得免足使夷甫慙德自是無復宦情閉門讀書勵精不已

劉霽助麓踈無賴以一筮爲爾朱榮功曹叅軍建議初榮於河陰王公卿士悉見屠害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朝於行宮霽助以其州里衛護之繇

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十人

王則爲侯景行臺郎中顏之推爲郢州管記侯景陷郢州欲殺之賴則以免囚送建鄴景平還江陵

楊愔字遵彥爲僕射陳王瑜琳弟也爲侍中永定元季使齊以陳郡袁憲爲副齊以王琳之故執而囚之文宣帝每行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有他怒則召殺之以快其意瑜及憲竝危殆數矣遵彥憫其無辜每存護之天嘉二年還陳

後周張曜初爲後魏將韓軌長史樊深初仕後魏征虜將軍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爲東魏所誅深改

易姓名游學於汾晉之間習天文及筭曆之術後爲人所告因送河東曜重其儒學起深至家因是更得逃隱

隋房彥謙初仕齊爲齊州治中齊王歸于家周武帝遣柱國辛遵爲齊州刺史爲賊帥輔帶劍所執彥謙以書諭之帶劍慙息送遵還州諸賊竝各歸晉元巖初仕周爲內史中大夫宣帝嗣位爲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入失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皆恐懼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况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

楚詣閣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爾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
何稠爲開府耿詢伎巧絕人初爲官奴後賜蜀王秀及秀廢當誅稠言於高祖曰詢之巧思若有神異誠爲朝廷惜之帝於是特原其罪

唐許紹爲陝州都督武德中蕭銑據荆楚江嶺朱賓遣開府李靖安輯之惟遠將從數人馳傳至金州與蘆江王瑗共擊之破蠻賊鄧維進至夔州阻蕭銑不得前高祖遲之因更發怒陰勅紹斬之紹惜其才爲之請命於是獲免

唐溫彥博爲中書令先是楊纂爲長安令有婦人袁氏妖逆爲人所告纂詰問之不得其狀袁氏後又事發伏誅太宗以纂爲不忠將殺之彥博以纂過誤罪不至死固諫乃赦之

李安遠朔方人隋雲州刺史徹子也少襲父爵城陽公與王珪友善大業初珪坐叔頗當配流安遠爲之營護獲免後爲正平令

朱敬則長安三年爲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御史大夫魏元忠鳳閣舍人張說爲張易之兄弟

所誣構將陷重辟諸宰相無敢言者敬則獨拒疏申
理曰元忠張說素稱忠正而所坐無名若令得罪豈
不失天下之望也乃得免死

哥舒翰初爲河西節度王忠嗣衙將忠嗣以爲大斗
軍副使使別爲將討吐蕃天寶六載擢授隴右節度
副使河源軍使其冬王忠嗣下獄勅召翰方伐之諸
將或請以金帛行救忠嗣者翰惟以一單囊行曰若
道之將行以是足矣如其不行多金帛亦奚以爲翰
至玄宗素聞其才虚心待之遂以爲鴻臚卿兼西平
太守攝御史中丞代忠嗣爲隴右節度翰盛言救忠

嗣玄宗不從起入禁中翰叩頭隨帝而前言詞慷慨
聲淚俱下帝感而寬之遂貶忠嗣爲漢陽太守

王綽大曆中爲路嗣恭江西觀察判官嗣恭將陷害
判官李泌誅戮之綽說諭救解獲免

李忠臣爲淮西節度爲大將李希烈所逐單騎赴京
師因留奉朝請時嘗侍張涉承恩用事坐受賄財事
露帝將以法繩之涉卽帝在東官時侍讀也忠臣奏
曰陛下貴爲天子而先生以乏財抵法以愚臣觀之
非先生之過也帝意解但令歸田里前湖南觀察辛
京杲嘗以忿怒杖殺部曲有司勅奏京杲殺人當死

帝將從之忠臣奏曰京杲合歿久矣帝問之對曰渠伯叔某於某處戰死兄弟某於某處戰死渠嘗從至戰所獨不死是以知渠合歿矣帝亦憫然不令加罪改授王傅而已

張光晟京兆人起於行間天寶末哥舒翰兵敗潼關大將王思禮所乘馬中流矢而斃光晟時在騎卒之中因下馬授思禮思禮問其姓名不告而退思禮陰記其形貌嘗使人密求之無何思禮爲河東節度使其偏將辛雲京爲代州刺史屢爲將校諸毀思禮怒焉雲京懼懼不知所出光晟時諫雲京麾下因聞進

曰光晟素有德於王司空比不言者耻以求恩授賞爾今使君憂迫光晟讀奉命一見司空則使君之難可解雲京然其計而令之太原及謁思禮未及言舊思禮識之遽曰爾豈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也光晟遂陳潼關之事思禮大喜因執其手感泣曰吾有今日子之力也求子頗久終此相逢何慰如之卽命同榻而坐結爲兄弟光晟遂述雲京之屈思禮曰雲京比涉謗言過亦不細今爲故人特捨之矣杜祐爲淮南節度時徐州張建封卒濠州刺史兼誣奏從事李藩搖動軍情德宗詔祐殺之祐素重藩懷

詔旬日不悉發因引藩論釋氏曰果報之事信有之不藩曰信然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藩覽之無動色曰某與兼信為報也祐曰慎勿出口吾已密論持百口保君矣德宗得祐解怒不釋追藩赴關及召見望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乃釋然除秘書郎

裴度為東都留守司徒中書令太和九年李訓等伏誅其親戚踈遠者皆在囚繫或以加流竄度上疏理之救治者數十家

李勉為梁州都督山南西道觀察使勉以故吏前密

縣尉王晬勤幹俾攝南鄭令俄有詔處死勉問故乃為權倖所誣勉詢將吏曰帝方以牧宰為人父母豈以譖言而殺不辜乎即停詔拘晬飛表上聞晬遂獲宥而竟為執政所非追入為太理卿謁見面陳王晬無罪政事脩舉盡力吏也肅宗嘉其守正即日除太嘗少卿王晬後以推擢拜太理評事龍門令終有能名時稱知人

後唐墨君瑜鎮州鼓刀之士也鎮州王鎔初襲父位為節度鎔為晉人所侵求救於幽州李威威出軍為鎔援時威兵勢方盛以鎔冲弱有窺圖之志威再來

赴援爲第儔奪據其位還無歸路鎔乃館威於寶壽
佛寺鎔以威因已而失國又感其援助之大事之如
父鎔謁威於其館威陰遣部下伏甲劫鎔抱持之卽
竝轡歸府舍鎔軍拒之竟殺威鎔本踈瘦時年始十
七當與威竝轡之時雷雨驟作屋瓦皆飛有一人於
缺垣中望見鎔識之遽挾于馬上肩之而去翼日鎔
但覺頂痛頭偏蓋因爲有力者所挾不勝其苦故也
旣而訪之則君和也遂厚賞之
任圖爲潞州刺史從莊宗攻鎮州及城潰誅元惡之
外官吏咸保其家屬亦圖橫身以固護焉

周王知權唐景思紀綱之僕也景思初仕漢爲涇淮
巡簡屢挫淮賊時史弘肇濬刑贖貨多織羅南北富
商殺之以利其財大開告密之門景思部下有僕夫
希求無厭雖秀曲待之不滿其心一日拂衣而去見
弘肇言景思受淮南厚賂私貯器械欲爲內應弘肇
卽令親吏殿三十騎往收之告者謂收吏曰景思多
力十夫之敵也見便殺之不然則無及矣收騎至景
思迎接有欲擒之者景思以兩手抱之大呼曰寃哉
景思何罪設若有罪死亦非晚何不容披雪公等皆
丈夫安忍如此都將命釋之引告者面證景思言受

淮南賂景思曰我從人家人竝在此若有十緡貯積
亦是受賂言我貯甲杖除官賜外有一事亦是私貯
使者搜索其家惟衣一笥軍籍糧簿而已乃寬之景
思曰使者但械繫送我入京先是知權在京聞景思
被誣乃見弘肇曰唐景思赤心為國某服事三十年
孝於父母義於朋友被此誣罔何以伸陳某請先下
獄願公追劾景思免至冤橫弘肇愍之令在獄日與
酒食景思既桎梏就路頽毫之人隨至京師衆保證
之弘肇乃令鞠告事者具伏誣罔即斬之遂奏釋景
思

卷止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璋較釋

總錄部 一百二十二

訟冤

昔屈原有言人之窮也未嘗不呼天疾痛慘怛未嘗
不呼父母斯亦茹冤銜恤之不能無告者也若夫大
道之喪亂獄滋豐上聽不聰巧言競進邪曲害於正
讒譖蔽其明懷寶而被誣含忠而獲戾乃至掛勳以

先國獨見擯棄仗節以沒世反蒙譖毀蹈非辜於公
憲陷惡名於鉤黨推是而往其流實繁蓋有齎志以
沉幽壤竄跡而投遐裔遭刑碎之荼毒淪輪作之幽
窘乃或奮不顧死自訟其冤逮乎近親故吏仁人志
士伏闕以申理露章而上訴因以摠宿憤而蒙委炤
起痿廢而被昭洗者固多乎哉若夫辭意懇到卒不
見諄者斯可悲矣

楚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尹相之曰
石也王以和爲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卽位和
取奉玉璞而獻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爲

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卽位和乃奉璞而哭於
荆山中三日不食泣盡而繼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
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獨何哭之悲也對曰夫寶
玉而名曰石貞士戮之以謾此臣所以悲也共王曰
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
可生斷者不可續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
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

漢鄒陽齊人客游於梁人或譏之於孝王孝王怒繫
而將欲殺之鄒陽客游見讒自冤乃從獄中上書曰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嘗以爲然徒虛語爾昔

荆轲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
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
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竭忠盡誠畢議願知左
右不明卒從吏訕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
而燕秦不悟也願太王熟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王
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
恐遭此患也願大王熟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思楚
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
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
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

昔者樊於期逃秦之燕籍荆軻晉以奉丹事王奢去
齊之衛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
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
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蘓秦不信於天下爲燕
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
也蘓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之以
馭驥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
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
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
者司馬喜臙脚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折脇拉齒於魏

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
 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
 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
 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
 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
 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
 於行堅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
 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
 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
 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消骨也秦用戎人由余

而伯中國

伯讀日霸

齊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

二王謚

此二

國者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倚偏之辭哉公聽竝觀垂
 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
 則骨肉為敵讐朱象管蔡是也今人主誠能用齊秦
 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比也
 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嘗之賢封比
 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復於天下何則欲善無
 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强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一
 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强天下卒車裂之

越用大夫種之謀擒勁吳霸中國卒謀其身是以孫
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
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德被心腹見情素
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策之犬可
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繇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
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沉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
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
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抵輪
困離竒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
至前雖出隋侯珠夜光璧祇足以結寃而不見德故

有人先游則以枯木朽株憚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
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
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無左右爲之容欲盡精神開忠
于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
衣之士不得當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
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能不牽乎卑亂之言不惑乎衆
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荆軻之說
故七晉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以歸王天下秦
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
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大王沉譎諛

之辭牽帷墻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此鮑焦所以忿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於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挾於執位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求親近於左右則上有伏死掘穴巖藪之中爾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也

于公東海郟人為郡決曹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宥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

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彙丁絀柰何其後姑自經

死不欲累婦故自殺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

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府郡之曹府于公

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

于公爭之不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其獄者獄案已成其文備

也具因辭疾去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

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當在是乎於是

太守殺牛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

以此大敬重于公

鄭昌為諫大夫宣帝時蓋寬饒上書誹謗昌愍傷寬

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
訟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
姦邪為之不起司隸較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
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
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
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
不敢不言帝不聽

公乘興湖三老也京兆尹王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

興等湖縣名也今號州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

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奪法吏道路

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較尉使逐捕暴師露眾曠

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三輔皆秩中二千石號為卿也即前京兆尹王

王昌貶為鴈門太守群盜寢強吏氣傷沮寢益也沮壞也流

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受金爵重

賞關內侯寬中使聞所徵故司隸較尉王尊捕群盜

方略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

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

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晉效致也斬其首而致之也賊亂蠲

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耰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

帝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萬音矩翦張禁酒張放此二人作翦

作酒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

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

千石二十季莫能禽討更歷也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

姦邪銷釋吏民說服釋解也說讀白悅尊撥劇整亂誅暴禁

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褒

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

無永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共滔天引堯虞書堯典之辭也靖

治也庸用也遠僻也滔漫也謂其言假託於治實用遠僻兒象共過惡漫天也原其所以出

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謂其口惡

而心不信也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嘗醉過尊大奴利家

利粹搏其頰粹持頭也搏擊也兄子閔拔刀欲刺之輔以故

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

為此議也傳致奏文建立謀畫此議也傳讀日附謂益其事而引致于罪狀浸

潤加誣以復私怨浸潤猶漸染也復報也昔白起為秦將東破

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應侯范雎也杜郵地名在咸陽

也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

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

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脩身潔已砥

節首公砥厲也首向也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辟豪強誅不

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

牙

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
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禮周

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獨掩怨讐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共工官名

堯時諸侯舜流之於幽州也無所陳怨愆罪導以京師廢亂群盜

竝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

伎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

期年也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

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即定

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

放殛之刑也殛誅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

孔子誅少正死於兩觀之間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非止合寬官而已也

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但徒也空也

空然而止也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愆無罪誣毀也亦宜有

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懲檢也惟明王參詳使

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杜欽為議郎先是宣帝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

稱或貪汙為外國所苦苦謂困辱之是時烏孫大有擊匈

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輯與集同集和也漢方善遇欲以

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衛侯

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伊脩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

也吏士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

王萬年莎車國名萬年其王名也莎素和切并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

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

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切南道與歆盟畔漢從

都善以西皆絕不通善音都護鄭吉較尉司馬意皆

在北道諸國聞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

則莎車日彊亟急也音居力切其執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

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

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音詣長安諸國悉平

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

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

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言馬形似龍者帝甚

說說讀曰悅下議封奉世下其事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

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專之可也專馬額同奉世

功効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

使有指本為送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

不可以為後世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例以奉世

為比比必森切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逐競也為國家生

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帝善望之議以

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及奉世卒後二年西域

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為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制生事據蕭望之前議以為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帝從眾而侯之於是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約謂共為契約

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城國者謂西城諸國為城郭而居者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

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亡遂事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漢家之法擅矯詔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

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

郅支薄量敵則莎車眾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嘗惑同不知所從無常則節趨不立趨讀曰趣趨謂意意所同不知所生則百姓無所措手足措置也千故切奉世圖難忘死信命從殊俗圖難謀除國難也信讀曰伸威功白著為世使表自著謂顯明也表猶也獨抑厭而不揚厭乙涉切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願下有司議帝以先帝時事不復錄劉向為宗正時甘延壽陳湯誅郅支單于既至論功

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
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
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
之議議久不決向上疏曰鄧支單于因殺使者吏士
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
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轅尉湯承
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檻檻與城郭之兵出百死
入絕城遂蹈康居屠五重城奪欵侯之旗斬鄧支之
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耻立昭
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鄧支已

誅且喜且懼向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此藩累世稱
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群臣之勲莫不大焉昔
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其詩曰
嘽嘽焯焯如霆如雷嘽它丹切焯它回切顯允方叔薄伐玁狁
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晉獲匪其醜言美誅晉惡之
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
折晉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奉大
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
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
其詩曰吉甫晏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

里之鎬猶以爲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旣未獲受社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勵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靡散也音糜經四年之勞而厯獲駿馬三十匹厯馬僅同雖斬宛王母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強於太宛邛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

且嘗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逆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能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邛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卒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暗便益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邛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

手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
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鎮百蠻名顯四海爲國家
除殘兵革之原息邊境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
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
卿議封焉

耿育爲議郎時射聲較尉關內侯陳湯徙焯煌育上
書言便宜因寬訟湯曰延壽湯爲聖漢揚餉深致遠
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
治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
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

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
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
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
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會
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如有
功使湯塊然被寬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焯
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衡之臣旋踵及身復爲
到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
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
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

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
 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爾假使異世不及陛下
 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
 身當聖世功會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迹分
 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
 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
 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為嫉妬之臣所係虜耳此臣
 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成帝還湯卒於長安
 鮑宣為諫大夫時太司空何武遣吏迎後母會成帝
 未吏恐道路有盜賊留止左右或訛武事親不駕遂

策免後五歲宣數稱寬之天子感丞相于嘉之對而

高安侯董賢亦薦武繇是復徵為御史大夫

孫寶鴻嘉中以廣漢群盜起選為益州刺史廣漢太

守扈商者太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

寶到部親入山谷論告群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毀

過自出渠大也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為亂晉擅放

歸故云矯制繇商不任職群盜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商

亦奏寶所縱或有渠卒當坐者縱放商徵下獄寶坐

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効言為車騎將軍所

排上復拜寶為冀州刺史

